

端午是个惹人思念的日子

□ 张素明

本来是要给朋友送些粽子的，结果大姐打来电话说，她家连包带朋友送，堆了一大堆粽子，吃不了怕坏，让我过去取，盛情难却，没送反倒从大姐家拿回了好多粽子。粽子饱满地快要撑破了，剥开一吃，丝丝香甜还沁着粽叶的清香，糯绵柔滑入口极是舒爽，心中也多了许多快意，仿佛看到大姐甜蜜而慈祥的笑。

不知为啥吃着吃着便又想起了母亲曾做过的凉糕。30多年了，再也没有吃过母亲做的凉糕，心中不免惆怅，几分思念线一样把我拽回到母亲为我们兄弟姐妹做凉糕的现场。

那时候物质极度匮乏，就连买点糯米（大同人称作江米）都是极不容易的事。凭票供应不说，量也少得可怜。母亲便用大同特有的黄米（黍米）来做，前半夜先把黄米冷水泡上，大红豆放锅里再稍加一点碱面开始煮。红豆在水中翻滚着，我和妹妹负责拉风箱，“噼嗒、噼嗒”风箱有节奏地响着，火苗从锅口处蹿出，仿佛一条条红色的舌头。豆子并不用多长时间，豆子熟了即可。母亲把豆子从锅里捞出，放盆里晾着。再把买来的粽叶洗干净，找个大盆泡上。然后就是泡枣了，那个年代的红枣可没有现在的红枣个儿大，小小的，但极是紧致，先洗上几洗，温开水倒入，枣泡上了，前半夜的工作就算结束。饥饿时期的孩子，脑子里除了吃似乎并没有什么其它内容。整个夜便不安宁了，时不时看看天亮了没有，时不时看看盆里泡着的粽叶，再看看凉着的大红豆，再看看泡着的红枣，馋得不行了就赤屁股下地取上几颗，在被窝里偷着吃。夜便在这种不安分的心绪中焦急地度着，

终于还是熬不住双眼皮的打架，一合眼便睡去了。天还没亮，母亲早已起床，黄米下锅，风箱又唱起了清晨的赞歌，依旧是那单调的“噼嗒、噼嗒”声，但此时听来竟是那般地动听悦耳，火苗依旧在锅边滚动，红红的像孩子们激动的脸颊。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母亲麻利地把粽叶铺到桌子上，然后再把煮好的黄米、红枣、大红豆一层一层地次第铺开，最后再用粽叶盖上，上面压块案板，案板上再压石头加几块砖头。做好这些，母亲就上炕歇息了。

太阳费力地挤开云层，露出蛋黄一般的脸，一个崭新的端午来了。大人们依旧忙碌着洗脸刷牙，准备着上班前的事情，孩子们则早已按耐不住吃凉糕的欲望，围在摊放凉糕的桌子旁边。母亲笑盈盈地把压案板的石头砖头拿开，手起刀落，一块块方正的凉糕便切了下来。“这是你爷爷的”“这是你爸爸的”“这是哥哥的”“这是姐姐的”“这是你的”“这是妹妹的”，最后剩下母亲的了，小小的一块，嘴大的人一口就能全吃掉。母亲还是笑盈盈的，仿佛吃下了全部的甜蜜。爷爷用胡萝卜熬的汤（灵丘人叫汤，大同人叫糖稀），用一个玻璃瓶装着，母亲小心翼翼地给每个人倒上一勺。我们同样小心地接到凉糕上，薄薄地摊开，夹一筷子款款地送到嘴里，略带点胡萝卜味道的凉糕香气瞬间弥漫全口，清凉柔糯，还有粽叶的馨香即刻让大脑一片空白。哦，这可是全世界最美的味道啊！

凉糕在嘴里慢慢地翻腾，偶尔会用上牙下牙轻轻地咬一下，还是不舍下咽，再咬一下，就这样反反复复，凉糕便进了肚里。美味却永远地留了下来。



30多年了，再也没吃到母亲做的凉糕了。母亲病了以后就再没有给我们做过凉糕，过端午节的时候，她只是会安顿我说：“要过端午了，买些粽子过节吧。”母亲说话的声音轻轻的淡淡的，像是说给时间。但我并没有理解她话里的所有内容，我真的不知道母亲再也没有了和家人们一起吃凉糕的时间，我也再也没有了亲手为母亲做一块凉糕的机会。有的只是母亲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吃下的那块极小的，还不够填满大嘴人一口的凉糕和母亲那张笑盈盈的脸。

哦，母亲在您的心中，能让孩子们吃上时令食品或许是您内心深处最大的满足，可我们什么都没有为您做过，什么都没来得及做！

“藤床纸帐朝眠起，说不尽、无佳思。沉香断续玉炉寒，伴我情怀如水。笛声三弄，梅心惊破，多少春情意。小风疏雨萧萧地，又催下、千行泪。吹箫人去玉楼空，肠断与谁同倚？一枝折得，人间天上，没人堪寄。”虽然我知道这是一首表达爱情的词，但此时，唯有这里的一些语句才能表达我对母亲的思念之情，便不由自主地默默地吟诵着这首《孤雁儿》，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好像一块凉糕就堵在我的喉管，咽不下去吐不出来。失去燕雀同伴的雁儿便是孤雁，失去母亲的孩子便是孤儿，“小风疏雨萧萧地，又催下、千行泪。”

母亲，寒泉可有端午？寒泉可有凉糕？寒泉可有粽子？如果有，您就在那里做上一些，大大吃上一块吧，自己慰劳慰劳自己，苦吃的太多了，一丝甜头也是万般蜜。如果没有，儿子这篇文章就是送给您的那一块凉糕，吃吧，趁那凉糕上的汤还没有完全化开。

黄米粽子

□ 郭宏旺

丰衣足食的今天，日子富裕生活美好。日子中的那些节日，我们一个也不少过，至于吃啥喝啥也不用再为之发愁。而节日的气氛我总觉得比不上曾经缺衣少食的岁月。难道是物以稀为贵？是得不到的或者勉强能得到的东西才更觉美好珍贵？有些道理。过端午了，老是想起粽子的那些事儿。

实际上，端午的糯米粽子才是正茬儿，黄米粽子就是个凑合、接茬儿。

物资匮乏物流闭塞的年代，塞北地区几乎是见不到什么糯米的，包粽子多用黄米。苇叶能买到也不算贵，至于捆粽子的马莲草，不用买，每年的夏秋季节，田畔路边到处有，一镰刀下去就是一大把，随便用。

小米来自谷子，黄米来自黍子。小米黄米都含糖，而黄米更具粘性更筋道，这正是做粽子所需要的。由于多数人家都没有糯米，我们又孤陋寡闻，所以我们一度认为，包粽子用的米当然就是黄米，不用黄米又能用什么？

母亲是一个极有仪式感的人。

二月二，三月三，四月八，五月初五，六月六……母亲一定会张罗一番，而张罗的一切尽是关乎吃点什么。母亲什么节日对照什么风俗习惯，尽最大能力满足馋嘴孩子们的愿望，比如吃饺子、吃油炸糕、吃蒸莜面、吃粽子。民间好多节日的内涵，在寻常百姓家都会以

食物的形式来呈现，呈现得有理有据、顺理成章。

母亲在端午节前一天就泡了黄米，也泡了苇叶和马莲草带子。于是，屋里屋外就弥漫着清香。闻着这香味，竟然好像已嗅到了粽子的香甜。

母亲不论哪一个节日都很重视，绝不将就，可唯一不得不将就的，是庆祝节日时的那些食材档次上会打一些折扣，数量上也会。多年以后终于明白，母亲总念念不忘那些节日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这些节日给了她一个充分的理由和机会，让她的孩子们能好好地吃一顿，毕竟这样的机会和理由并不多，去实现它们的条件也不够好。

一个晚上忙着包粽子，姐姐打下手，母亲是主角儿，母亲啥事情都要亲手经办，就怕毛手毛脚的孩子们糟践了东西。湿漉漉苇叶子放这边，膨大后湿润润的黄米在那边，母亲从水缸旁边的缝隙中拉出那个铝制大饭盒，里边泡了珍贵无比的几把小红枣。饭盒藏在那里，只是为了不让贪嘴的弟弟看见。

听母亲说，她是当了母亲后才学的包粽子，因为那时的日子稍微好了一点。记忆中，我们一年才能吃一次粽子，母亲也是一年才包一次粽子，所以，母亲包粽子生手，她包的粽子不像如今市面上卖的那么小巧玲珑。母亲包的粽子个儿头十分大，一点儿不精致，不

过有一大优势，吃起来挡口，小孩子吃两个就饱了。何况，母亲包的粽子是按人头儿估算的呀。

如今人们包的粽子，买的粽子，里头红枣或者蜜枣放不少，一个角儿放一枚，中间还要塞一枚，毕竟枣多的粽子更甜更香味道更美。母亲手里的红枣不多，只会在粽子的一个角儿至多两个角儿埋下一枚红枣，中间处是万万不会有枣子的。枣子不论放多放少，煮好的粽子剥开，黄澄澄一大枚，总有一角会是光滑如脂的一片洇红，红得让孩子们垂涎。

粽子软糯，清香伴着一家人的欢声笑语溢满院子的各个角落。这是儿时端午节的标配。

好多年不吃黄米粽子了，吃得全是糯米粽子，连糯米都有好些个品种，枣子也是各种样子各种味道。再加上南北方交融，市面上各种馅料的粽子应有尽有，南来北往的人们都可满足需求。

物资匮乏的年月，多少人为了能够吃上野菜和窝头而发愁；多少人又因为能够得到一枚小小的糖果，或能够喝到一杯浓浓的红糖水而开心满足。而如今，我们丰衣足食，安居乐业，生活就如那芝麻开花节节高。

这盛世，如你所愿。

这话不论说给谁听，也不管由谁来说，都是满满的幸福与感恩。



这一天

□ 袁秀兰

风打开六月寄来的包裹
哗啦啦，欢乐的种子
扑进我们的心窝
操场上小脚丫在奔跑
沙坑里已垒起了
一座座想象的城堡
踮起脚尖挥挥小手
变出漫天彩色的气球
牵着我们的目光飘向蓝天
老师和我们在一起
阳光把游戏变来变去
我们拉着老师的衣角
扬起一张张笑脸
跷跷板把歌声抛向云端
这一天烦恼被丢得很远
惊喜洒满校园

纸风筝

□ 林海平

我们的节日是彩虹色的
书包里蹦出会唱歌的糖纸
橡皮擦能抹掉所有阴天
操场是倒扣的玻璃碗
盛满阳光、蝉鸣
和一只打翻的蜡笔盒
绿的是奔跑的草地
蓝的是跳脚的天空
大人们总说“慢点长大”
可我们偷偷把愿望
系在纸风筝的尾巴上
要长成会开花的树
结出星星形状的果子
再分给全世界
今天连风都穿着蓬蓬裙
旋转木马驮着童话
一圈，又一圈……

儿童节

□ 胡全旺

追逐着蝴蝶的翅膀
带着斑斓梦想
朝着花开肆意奔跑
街边、学校、乡间
小鸟般欢乐跳跃，笑声飞扬
课本在晨光里发芽
撕下书页折成飞机放飞
寄托着未来希望，玻璃珠
弹出刹那，甩出七彩弧线
抖落孩子多彩童年
在麦浪翻滚的六月
在糖纸包裹的每一天
愿每张纯真的脸庞
都洋溢着快乐和幸福

【投稿邮箱】dtwbzj@163.com



中共大同市委主管主办 大同日报社出版 电话:0352-2050272
编辑部地址: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22层 邮政编码:037010

承印: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:0352-2429838
广告经营许可证:140200400009 广告热线:0352-5105678

发行热线:0352-2503915

自办发行
单月订价:21.5元